

院長存書

抗戰叢刊

抗日罪言

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



抗戰叢刊緣起

野蠻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者，又在屠殺我們的同胞，侵佔我們的領土了。它的野心，不但在於亡我國家，滅我民族，並欲進而獨霸東亞，征服世界。我們為求民族生存，為達世界和平目的，被逼而出以全面抗戰。在這全面抗戰的過程中，每個人及每個團體都要盡它救亡禦侮的責任。本研究部平時根據總理遺教，研究國際上種種問題及復興民族各種方策，對於敵人內部的問題及抗戰時的各種策略尤為注重。當此全面抗戰發動的時會，我們不敢後人，是以有抗戰叢



刊之發刊，我們感覺到要保障最後的勝利，抗戰指導者要多努力于下列幾種工作：

(一) 分析敵人的虛實，暴露敵人的弱點，使全國人民家喻戶曉，以增強我們民衆抗戰的決心及力量。

(二) 宣佈敵人的陰險、殘暴和蠻橫，以增強民衆的同仇敵愾心理，鞏固我們的民族自衛營壘。

(三) 暴露侵略者的罪狀于世界人類之前，使天下人皆知有共滅此人類盜賊之必要，共棄此瘋狂似的日本帝國主義。

(四) 研究及計劃全面抗戰的方策，把偉大的人力和豐富的物力總動員起來，做成精密整個的組織，使我們抗戰的營壘變成「金城湯池」一般，以達最後的勝利。

本研究部爲了上述幾種逼切的要求編印這種叢刊，供抗日民衆及民衆指導者參考。我們兩月來的抗戰已經證明「最後勝利終歸我們」了。我們能使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敵愾同仇，協力殺敵，這個最後的勝利當更有把握，民族復興可拭目以待。本館理事長，孫哲生先生曾說過「抗戰到底，民族必興」，這是代表我全民族的堅強信念。我們更切盼同胞堅守 總理的遺教，「和平，奮鬥，救中國。」區區

微忱，望海內外同胞多加贊助，多加指教！

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部啓

卷頭語

愚既草「抗日罪言」，而意有未盡，則更於付印之始，一論列之。頃者邦人君子，每以爲中日之爭，迺由日之軍閥，劫持其政府，及其元老重臣，以迄其政黨，而出於鹵莽滅裂，非元老重臣之本意，抑亦非政黨與人民所樂聞，此大誤也。日本自其傳統之封建集團意識之存在，與夫經濟之發展不能不更求廣大之殖民地爲其尾閫而言，兩者皆不得不吞併中國，此豈僅如歐美資本主義各國憚於歐戰之損失，殖民地之不易於統治，可同日而語。矧日本真正的民意，久已不能自由發展，日本的中小資產階級，已成爲被欺騙的人民，其大多數的工農無產階級，亦已成爲被壓迫的人民，在日本今日，實無真正的民意之可言。義大隈重信嘗戲伊藤，「君爲朝鮮總監，我將爲支那總監」，此稍習日本者能道之，重以日本民族共有之狹隘愛國主義，由於好大喜功之民族性，助長發揚，

又與其政治經濟之立場相激相盪，終於一橫決，故日本帝國主義之組織，一日不變，更則日本之必不肯放棄其吞併中國之企圖，日本真正的民意，自無從呈現，情也亦勢也，於此而猶冀中日妥協，何異於談孝經以却黃巾，是直天下之至駭者矣。愚深信日本之社會革命未實現以前，日本帝國主義之機構，依然強固，苟非其政治突起重大而急劇之變化，如一九一九德國之革命者，君主政體隨戰爭而顛覆，而大多數的被壓迫階級抬頭，日本真正的民意同時呈現，中日蓋無合作之餘地，何則，國際之環境，日本自身之政治與經濟固皆早已決定，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動向，雖軍閥之跋扈稍殺，無改於日本對華之心理也，吾人既主張澈底抗戰，願全國人士，同此認識，從而引伸之，倡導之，庶幾中華民族最後之一滴血，不輕於犧牲，愚將馨香以求之！

民國紀元二十有六年，抗日戰爭之第一月，林庚白書。

抗日罪言

林庚白著

日本的四大錯誤和三方面
的失敗！

中國的十二個必要的注意！

抗戰一天勝利一天，

天天在戰敗，也就是勝！

自平津形成日本帝國主義者事實上的軍事根據地，抗戰空氣，隨敵饑而高在中
央政府和最高領袖的領導之下，我們早就相信中日的和平，走進最後的階段了，上
海的戰爭爆發後，這最後的階段，更到了盡頭，本來這幾年的中日間，所謂和平，僅是一方

面的幻想，和他方面利用時機的湊合，因此在文字當中，雖可以看見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，同時這美麗的文字，也已經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砲火粉碎了。中國方面，本其最大的容忍，始則以言和爲主，而以備戰爲副，繼則以備戰爲主，而以言和爲副，從未嘗停止和議進行，其用意不但在維持中日的和平，而在奠定東亞的和平，以至世界的和平。不幸始則啓日本的輕蔑而加強侵略，繼則招日本的猜忌和乘虛，於是先發制人之舉，牠們預定在一年內對華全面作戰的提早，好像已呈現於眼面前，但我的觀察日本帝國主義者外強中乾的裂痕，恰於上海的戰爭暴露了出來，也正爲了這個，我們應當以最終的決心和努力，澈底抗戰，並宣布斷絕國交，那末最有利的前途，一定在中國而不在日本，誰都知道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襲取平津，爲的要佔領察綏，浸假而威脅冀晉，進而侵略蒙古，更進而進攻蘇聯，可是我們還要知道，即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察綏，乃至於冀晉的企圖，全都實現了，但整個的中國，牠們仍不能夠抓住時，這就會影

響於牠們的侵略蒙古和進攻蘇聯，所以牠們在一天沒有支配著整個的中國以前，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不敢輕於發動對蒙對蘇的軍事，因為中國隨時可以給予牠們以重大的攻擊，在這一觀點上，我們很明顯的看出，日本帝國主義者必須把中國的政權，置於牠們的支配下，換一句話，牠們至少要有操縱中國政府的把握，而且要完全操縱，才能以全力來侵略蒙古和進攻蘇聯，牠們天天所喊的中日共同防共的協定，那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暫時穩定中日關係一種的手段，到了牠們勝利的一天，中國的命運，也就不待說了。

這樣更知道，日本的不宣而戰，而且以外交爲緩衝，不僅是欺騙，不僅是日本政府施放的煙幕彈，簡直可以說，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始終掩蓋不住的牠們自己的弱點，只要看最近，全面戰爭已經開始，日本外務省並斷絕國交而不承認，大家不要忽略了，這不絕如縷的國交，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弱點，是對於中國下的鴆毒，是中華民族解

放的暗礁，我們萬萬不可以在局部的戰事獲得勝利，甚至失敗了的時期中，採取外交的方式，讓牠們多了準備的機會，另一方面，我們的戰事，無論勝敗，或者相持，都要認定外交的談判，最足以懈士氣而長寇氛，東北四省和平津的教訓，已經在告訴我們。

在這裏，我所慮者，不是中國軍事整個的敗北，而是局部的勝敗，或者相持，因為敗北的結果，如果言和，到那時，城下之盟，等於亡國，這在中國方面，該會出於最後的掙扎，但中國要遭遇到局部的勝利，或者相持時，第三國免不了要再出來為進一步的調停，尤其在局部的勝敗時，（例如上海登陸日軍的肅清，或華界的陷落，）這進一步的停，多少帶有緩和日本和點綴中國的體面的意味，至於日本是否能接受，另一問題，那麼一來，歧路的徬徨，又橫在中國的面前了。

也是誰都知道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對華，不能持久戰，但除了大家公認的政治上內在的危機，和經濟上的不容許以外，顧慮蘇聯，實是最大的原因，我們可以肯定，日本

的重視中蘇，蓋互爲因果，在中國不會完全被支配時，日本固然不敢進攻蘇聯，可是放鬆了蘇聯，而先以整個的武力，來侵略中國，使蘇聯坐大，萬一戰事延長，蘇聯的國力，也一天天的充實起來，這後顧之憂在日本，等於黃雀，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會這樣不智的，因此日本的對華，只能步步爲營，假使中國真的能澈底抗戰，日本帝國主義者勢力的崩潰，可立而待。

因此在蘇聯的肅軍和中國的備戰中，日本急遽的大舉侵略，看似逞強而實是示弱，由於這個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對華不能持久戰，愈益圖窮七見了。我相信澈底抗戰到了相當的期間，蘇聯自然而然的會參加聯合的戰線，因爲中國戰勝，蘇聯的出兵，固然可以坐收漁人之利，如果戰敗，爲了唇亡齒寒的關係，蘇聯更不能不奮起爲中國後盾，也就是爲自衛，否則日德夾攻中的蘇聯，豈有倖免的可能，同時我更相信，中國如能利用戰事的相持，亟與蘇聯締結遠東的軍事協定，於彼此尤其有益。

有人以爲蘇聯一旦捲入中日戰爭的漩渦，勢必使英美猜疑，德意嫉視，我覺着這僅看到一半，因爲英美對華，只要保持市場的地位，並無其他企圖，德意在遠東，更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，英美的不能助華，反日，也就同樣決定了牠們的不能助日排華，至於德意，對中國既無所謂利害，自然只有站在旁觀的立場，這都是顯而易見的，要是說英德不願意削弱日本的力量，更爲了英日同盟的醞釀，日德協定的成立，英德的挺身而出，總有一天，那我們更要知道，歐洲國際間的矛盾，和歐美國際間的矛盾，錯綜複雜，千變萬化，假使不是與自身的直接利害衝突，而且萬不可避免訴諸武力時，任何一國，都就髮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在相互的掣肘中，誰也不肯輕易越出自己的軍事圍牆外，向別個和自己國力相等的國家挑戰起來，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，何況美國的遠東門戶開放政策，和英國傳統的外交政策，都是以避免武力爲原則，德意雖是在天天伺隙而動，尤其德國對於蘇聯某一部分領土的覬覦，但畢竟也爲這些矛盾的存在，決不會

像日本對華這樣的鹵莽滅裂，所以英德即使要祖日，至少也要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縮減至某一限度時，如果在這期間中，中蘇在實際上，還不會有軍事的結合，那末牠們的祖日，止於中立，就是中蘇有了軍事的結合時，爲祖日而出於武力，也祇有德國，但還要看到那時中蘇兩國外交的運用怎樣。

澈底抗戰中，我們要防範着一般的「準漢奸」和「日本通」，在都市的金融資本家，以及那些不成其爲工業資本的殖民地資本勢力掩護之下，直接或間接鼓吹和平，牠們不外標榜着兩大理由，一是藉口於第三國的同情，不宜喪失，一是以民族資本的摧殘爲論據，這似乎都狠可以動聽，但所謂第三國的同情，是否值得重視，我在前面的一段裏，已經有了解答，後者的一說，却正是我主張澈底抗戰的出發點，因爲中國的民族資本，受着帝國主義資本的壓迫，狠不容易抬頭，這又是誰都知道的，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一天不消滅，中國的民族資本，也更一天不能夠建設起來，貨品的低廉，關稅

的不平等，交通的接近，以及武裝的走私，漢奸的合作，都可以使中國的民族資本，遭遇剝削，幸而中日的經濟合作，沒有實現，否則號稱合作，勢必至中國的民族資本，整個的淪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資本的地位，而成爲東方第二的印度，還有一層，中國的所謂民族資本，什九在新型的都市，而新型都市的繁榮，恰是以帝國主義資本的勢力爲轉移，因此最繁榮的都市，也就是帝國主義資本最發展的市場，所謂民族的資本，早已於無形中退居附庸，同時這些新型都市更是這許多年以來，中華民族性的墮落和智識階級沒落的總匯，牠一方面，既不能如歐美，日本都市的促進工業化生產，而另一方面，又接受了歐美、日本物質的消費率，我們試想一想，看一看，民國成立後，政府的因循，官吏的頹廢，貪污，以及社會方面一般的腐化和惡化，資產階級的只知以輕本權取人民的汗血，中小資產階級的只知享樂，都由於新型的都市實爲厲階，而且農村的衰落，也一半由於這些年來都市的虛榮所影響，對於這不能促進生產而只供消費的新

型的都市，實在是中華民族的致命傷，我們利用這空前的民族鬥爭，來毀滅新型的都市，才能澈底獲得民族的解放，才能把疆過了的民族，領導到復興的道路，這並不是中國的損失，而正是中國的催生劑，至於物質方面，若干的損失，那僅是說明了殖民地資本的勢力，滅絕於中國而已。

其次，前面已說過，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次大舉地進攻上海和華北，在基於猜忌和乘虛而先發制人的動機，但在這動機之中，牠們自有其預定的步驟，和片面的希望，看透這幾點，那末中日的勝負之間，真是可以燭照而數計了。我以為這次日本的盲動，有四大錯誤，第一是估計的不正確，牠們認為中國抗日的準備還不會充實，更由於中央政府繼續的交涉，依然傾向於妥協，牠們覺着這是狼顯明的弱點，因此也就蒙著交涉的面具，突然來一個武力的威脅，自然牠們也明知這威脅，必定遭遇到抵抗，但僅是有限度的抵抗，而「一二八」和最近平津的惡例，又加強了牠們夢幻的安慰，却沒有想

到這估計的不正確，中國方面的答復，並不僅是有限度的抵抗，而是全面的抵抗，這裏面也爲了「準漢奸」以及所謂「日本通」同樣看錯了，而告訴日本以中國還沒有抗戰的決心和勇氣，使得牠們輕於一試。第二是觀察的矛盾，日本一方面肯定了中國抗戰的高潮，還未到來，另一方面，又恐怕等待的主義，給中國以喘息的機會，患得患失，好像是稍縱即逝似的，因此牠們準備著短時期的軍事上壓迫，強中國屈膝，這在牠們看去，似乎有把握，同時牠們明知歐美資本主義各國，決不會干涉遠東的中日之爭，但看到了英法對華經濟的提攜，又懷著嫉視和恐怖，在日本以爲英法對華的善意，只爲了中國整個的統治權，依然鞏固那末撕破了這強有力的統治權，英法的對華勢必宣布退却，而不再有經濟的合作。第三是對人的嘗試，日本帝國主義者始終看不清楚我們最高領袖的態度，恰和一部分中國的人民，歷來懷疑著中央政府的抗日，不同而同，所以近衛未組閣以前，在室伏高信們的座談會，曾明白這樣說過，大意是「日

本真的要和中國合作時，蔣介石的態度，有加以監視的必要，「這懷疑之蛇，同樣蠢動於每一個日本軍閥，和依附於軍閥的機會主義官僚，如近衛廣田之流的心目中，因此牠們必須在密邇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上海，猛烈襲擊，妄冀藉此以測驗有力的統治者最後的表現，而且牠們認為中國的統一，尙未完全成熟，急進則有各個擊破的可能，而不知適得其反。第四是安內的運用，自「二二六」政變以後，日本帝國主義者內在的矛盾，日益尖銳化，軍閥們利用大和民族共有的狹隘愛國主義，不得不假藉對外爲號召，既可以轉移視線，把一切的力量集中，而且這策略的成功，顯見是軍事的勝利，進而支配整個的政治，那時候軍閥的權威，高於一切，如操左券，對立的矛盾，自然消失，而不知戰爭的前途，未可逆觀。

綜合起來，這四大錯誤的結果，就產生了三方面的失敗，一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失敗，一是外交方面的失敗，一是軍事方面的失敗。

爲了內在矛盾的消弭，和對外資源的奪取，日本帝國主義者，不惜急遽的大舉進攻中國，但曠日持久，在龐大的軍費之支出，和各階級利害的不一致，民不堪命，國無餘力，革命的爆發，隨時可慮，我們試看「一二八」的戰爭，那樣短短的三十多天中，日本的海軍，已發現有共產黨運動，就是證明，而且這次的軍事，也僅及一個月，日本已增加預算三次，同時也已到了徵兵的第三期，這都暴露了舉鼎絕續的現象，而且戰時對華貿易的破產，以及國際市場上證券的跌價，又是狼顯明的事實，欲安內而適以召內憂之媒，欲拓資而轉致金融和輕工業的崩潰，這不是日本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失敗是甚麼！

日本對華武力的侵略，除了領土和資源的慾求外，企圖着造成中日共同對蘇的局勢，所謂防共協定的醞釀，已是舉世皆知，因此更不能不於蘇聯的肅軍，和中國的備戰中，先發制人，如前面所說，但牠們肯定了蘇聯一時的自顧不暇，和中國的徘徊於英

美之間，必不能立即聯合，同時却又不肯稍放鬆，這樣矛盾的政策，以武力來替代外交，只不外爲了急於威脅中日共同防共的實現，不料武力威脅的結果，倒反促進了中蘇不侵犯協定的締結，同時日本欲以實力阻撓歐美資本主義各國，如英、美、法之類，對華經濟的提攜，而不會想到，這些國家，都是狠聰明的，牠們對華的態度，有待於戰局的決定，決不是日本的實力所能動搖，甚至德意也認爲中日的戰爭，於歐洲無直接的利害，暫取旁觀，雖則有最近莫索里尼使德之說，那也只爲了歐洲本身的問題，如當前的地中海問題之類，即使牽涉到遠東問題，也只是附帶討論，這樣看起來，日本的孤立已甚明，這不是日本在外交上的失敗是甚麼？

軍事的影響，自然更大，但以中國幅員之遼闊，日本兵力之有限，戰區過於擴張，捉襟立時見肘，這次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山東及華南，僅於游擊的擾亂，也不管顯著說明了兵力之不敷分配，和牠們之所以必須傾全力於上海和華北，那末相持愈久，力量

愈消耗發展也愈更不易，而且日本所恃以張皇武力者，僅軍械比較充實，此外皆遠不及中國，尤其是軍隊補充的困難，和士兵經驗的缺乏，以及高額的兵餉，中日恰都成了什一的比例，一旦慘敗，後難爲繼，異動乘之，譁變可慮，這不是日本在軍事上的失敗是甚麼？

我們知道了日本的四大錯誤，和三方面的失敗，自然狠明瞭於這次戰爭的前途，但中國方面，我們也不能不精密地觀察一下，我個人所感到的，中國在抗戰中，有十二個必要的注意，現在一一來說明牠：

第一是人民的失業應如何補救？

第二是一般的生活，應如何安定？

第三是漢奸的叛逆，應如何肅清？

第四是生產應如何調整？

第五是交通應如何持續？

第六是建設應如何策進？

第七是應如何運用民衆？

第八是應如何領導青年？

第九是應如何統制言論？

第十是應如何使地方的力量發展？

第十一是應如何使敵人的給養斷絕？

第十二是應如何使國際的宣傳有利？

據我看，第一二三，第四五六，第七八九，各點，每三個都有其聯繫性，只有第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各自獨立的，那末要分明歸納起來敘述，才能爲系統的說明。

關於第一二三應注意之點，以生活爲其中心，在這裏有個前提，我們應當明白，狠

多的中國人，都具有共通的矛盾，那就是抗日的情緒和恐日的心理，同時存在，因此也有些有地位有產業的人們，常常跌進天人交戰的樊圍中，在情感上，不得不共同抗爭，而在理智上，又不能不無形恐怖，但畢竟牠們個人的利害，差不多和民族國家的利害，已經融成了一片，所以除了若干喪心病狂的高等漢奸，如最近發現的某祕書某縣長之外，都還能夠在相當的限度內努力，但一般的中小資產階級，以及流氓無產階級，有的是在職業層掙扎，有的是被擠於職業層以外，也有的是歷來無職業，而以流浪的生活爲生活，像這些人都免不了個人的利害觀念，超過於民族國家的觀念，而且牠們既有着共通的矛盾，牠們唯一的企求，又僅是要生活，平時這生活的企求，尙且不能夠滿足，甚至也有因爲都市方面物質享樂的誘惑，而不自滿足，到了戰時，各機關、社團、裁員、減薪、各工廠、店舖、停業或縮小範圍，社會上驟多無量數的游民，同時流氓無產階級在中國，本就有其特殊的生活，如什麼幫什麼會等等，歷來以中小資產階級和工農無產

階級，爲其生活的對象，戰時則這許多的對象，失了自身生活的依據，情異境遷，久則生變，不敢說一定沒有莠民混雜其間，尤其是戰事延長的前途，更爲一般的中小資產階級所長顧却慮，而流氓無產階級的若干分子，狼容易轉變的一階段，這其間自作聰明的收類，受着抗日和恐日矛盾的意識所支配，淪爲漢奸，又勢有可慮，不僅這樣，因戰爭而一般人的收入，日益銳減，但市面的物價，繼長增高，方興未艾，社會上生產和消費，成了絕對的畸形，至少這很容易使得失業的人民，和感到生活不安定的人們，因恐慌而生怨望，無形中抗日的情緒，因而低落，這一切的動態，無論是屬於人民的失業方面，或者一般的生活不安定方面，都含有製造漢奸的危險性，還有一點，不能不說的，是漢奸的叛逆，種因雖多，而歷來主和派之占優勢，以及「準漢奸」和「日本通」的活動，皆爲產生漢奸直接或間接之根源，因此我希望，從今天起，中國上下，都要努力於肅清「準漢奸」和「日本通」，這是肅清漢奸最根本的辦法，也是初步的辦法，至於主和派應當

改○變○其○恐○日○的○心○理○，急○起○直○追○，以○求○自○贖○於○人○民○，我○們○要○知○道○，當○民○族○國○家○危○急○存○亡○之○秋○，愛○國○與○誤○國○，用○心○原○殊○，而○誤○國○與○報○國○，轉○念○甚○易○，這○是○我○願○竭○其○愚○愍○之○誠○，一○正○告○於○歷○來○主○和○的○朋○友○們○，更○希○望○中○央○政○府○和○地○方○政○府○，對○於○人○民○的○失○業○，以○及○一○般○生○活○不○安○定○的○動○機○，儘○量○設○法○消○弭○，如○利○用○失○業○的○人○民○，分○配○於○前○方○或○後○方○的○工○作○，以○及○嚴○厲○取○締○物○價○的○抬○高○，都○狠○必○要○的○。

關於第四五六應注意之點，也是息息相關的，狠有人主張，一面抗戰，一面建設，這自然再好不過，但我的看法，以中國的平時爲例，則戰時似乎應當「卑勿高論」，因爲中國至今還停滯於農業經濟組織的階段上，秩序和系統的保持，依然不能如歐美各國，所以中國之缺乏工業社會的習慣，自政治以迄於社會方面，都是一樣，人們沒有工業社會的人民的修養，也都是一樣，平時如此，戰時可知，但戰事延長一天，生產方面，交通方面，以及其他的建設方面，多少都免不了發生障礙，那末我們該要怎樣來處置，這

的確是重要的問題，我認爲應於國防和人民生活的共同的必要上，爲調整生產，持續交通，策進建設的種種設計，這裏面也有個原則，應注意於發展農村，而中止都市不必要的建設，以及雖屬重要，而效率較緩，或者徒爲點綴的建設，同時生產方面，如重工業以及「食」「衣」的供給，交通方面，如「行」的需要，尤須注意，總括一句話，應當使都市和農村的生產合一，更應當使農村的生產，能適應於國防及人民生活所需，如此則只供消費的新型都市，雖然毀滅，在國防和人民的生活上，不受其影響，至於詳細的辦法，篇幅所限，別待敘述。

關於第七八九應注意之點，自其聯繫上而言，我們應當使民衆和青年，以及國內的言論界，成爲三位一體，而集中於與武力結合的基礎上，自其個別而言，我們應當開放民衆的組織，並助長一般的民衆和青年，以及言論界抗日的情緒，尤宜以平時的立場如何，爲注意的標準，在這裏最重要的工作，是消滅恐日的空氣，這在積極方面，政府

應○強○化○各○黨○派○的○聯○合○，○而○納○於○整○個○的○系○統○中○，○使○其○組○織○民○衆○和○青○年○，○在○消○極○方○面○，○政○府○對○於○前○面○所○說○，○人○民○的○失○業○，○一○般○生○活○的○安○定○，○以○及○漢○奸○的○肅○清○，○更○要○採○取○有○效○及○斷○然○的○處○置○，○爲○釜○底○抽○薪○之○計○，○至○於○言○論○的○統○制○，○比○較○不○成○問○題○，○但○也○還○有○些○新○聞○紙○，○有○形○或○無○形○之○中○，○有○了○過○於○忠○實○的○報○道○，○或○者○有○意○或○無○意○之○中○，○不○改○其○主○和○的○論○調○，○而○發○爲○似○是○而○非○的○言○論○，○影○響○於○前○方○的○戰○事○，○我○以○爲○有○一○於○此○，○都○要○取○締○的○，○因○爲○中○國○的○眼○面○前○，○恐○日○病○依○然○爲○抗○日○的○一○磨○礮○，○破○除○猶○恐○其○不○及○，○况○於○製○造○此○等○的○空○氣○。

關於第十點，也很重要，中國自來，有一流弊，中央與地方相互牽掣，相互惟諉，積重難返，於今爲烈，實則中國各地方，貧富雖有不齊，而面積之廣，人口之衆，至少都已及日本之半，我們應當利用這戰時，使每一個地方，都成爲抗日的一單位，那末中國本部的二十二行省，就是抗日的二十二個單位（已失的省份，應包括在內），在中央的領導之下，共同努力，這是各省的當局，要負起責任來的重要一件事，而且戰時國家稅收少，

新型都市，瀕於破產，這也正是中央領導各地方，爲種種的設計，以發展每一個地方的力量之時，爲了中國的新型交通，尙未普遍於全國，因此地方的發展，在戰時可不慮敵人的破壞，我們狠可以利用農村的發展，來替代殖民地資本化了的新型都市，其辦法也別待敘述。

關於第十一點，我們常常看到，古今勞師襲遠的國家或個人勢力，因給養被敵人斷絕而挫敗，那末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華北和上海，其在華北方面，牠們有了東北四省和平津爲根據地，斷絕牠們的給養，比較不易，但上海方面，海運以及租界的接濟，都還可以設法破壞，假使我們有計劃，這斷絕敵人給養的成功，也未始不可能，此外對於敵軍的分化，也不妨計劃及之。

關於第十二點，自從蘇聯參加國際聯盟後，在國際的宣傳上，日本已顯然失敗，鏟除赤化的口號，早不足以轉移歐美資本主義各國的視聽，而且爲了日本的對付歐美，

以武力爲經濟競爭的後盾，同時對於中國和蘇聯，則兼用武力以及經濟的侵略，尤其是明目張膽的宣布要征服中國，爲英美所嫉視，因此國際方面，歐美帝國主義者，除德意以外，誰也不願意日本抬頭，英日的同盟，醞釀已久，終未實現，也未始不是日本的企圖，獨占中國的市場，起了英國的猜忌，在這裏，我們要認定，所謂國際的同情，是建築於勢力和利害的條件上，歐美帝國主義者對於遠東的利害，遠不及其在歐洲之重要與迫切，那末中日之間，只有勢力的消長，決定了牠們同情的強弱，這是中國方面應有認識，至少在戰爭發動以前，牠們也和日本的軍閥，以及中國的恐日病犯者，同樣錯誤，以爲中國必不敵日本，但自中日戰爭相持後，牠們的態度漸已變更，我敢斷言，中日的戰爭，只要能持續一天，就是中國的勢力突進一天，同時也就是日本的勢力削弱一天，換一句話，狠可以說，中國在一天的抗戰中，國際的宣傳也一天的有利於我，而且我們更要確信，戰爭一天延長，中國一天勝利，即使天天在戰，敗也等於天天獲得勝利，這只要

看，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次的盲動，以驕兵始，而以憤兵繼，這雖在拿破崙、威廉，且敗不旋踵，何況牠們急於挽回這不可收拾的局勢，從最近近衛的表示及其答復議會，已差不多暴露了自身不能持久戰的弱點，這樣看透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張脈僭輿的態度，無疑地應予以堅決的打擊，我們這樣的自信，一定會成爲國際間的共信，「事實是最大的雄辯」我們不要放棄了必勝的機會，啊最後我更進一步而重複的主張斷絕中日國交！

「註」宣戰於中日皆有不利，而斷絕國交，則所以表示澈底抗戰的堅決，先聲所播，足塞敵胆，且奪其虛驕之氣，按諸國際公法，絕交與交戰不同，歐美各國，不必中立也。

庚白於「八一三」抗戰之四週間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

抗戰叢刊
第六種 抗

日 罪 言
實價三分

著 者 林 庚 白

編 行 者 中 山 文 化 教 育 館
南京總陵閱

經 售 處 中 央 書 局
南京太平路
漢口交通路生成里

印 刷 者 文 心 印 刷 社
上海雜誌公司漢口辦事處
南京八條巷十四號

歡 迎
翻 印

573
44 pp 02

KBC
G
265.07
8